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四十三是年正月元日起元豐元年集禧觀使領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安石為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放朝謝閤正月孫固同知樞密院事曾孝寬以父發罷四月曹村決口塞改新閘曹村埽曰靈平進封靈津廟神濟夫人為靈顯神妃初決口履塞不能絕流有小蛇出於上流一夕沙漲河逐塞故賜名埽曰靈平

正月作祭老泉焚黃文本集祭老泉焚黃文云熙寧七年十年上再有事於南郊告成之慶覃及幽顯我先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外郎軾轍當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謹遣人賫告黃二軸集中外親擇日焚納西望隕涕之至自註元豐元年誥案老泉非官師之號此文可證

送李公恕鄭僅詩

二十四日為章質夫作思堂記本集思堂記云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慮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慮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誥案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宰相得象

之從子也以得象蔭得官復登進士第擢知陳留縣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公爲作思堂記正賓夫在京東時也

題孔宗翰虔州八境圖章夫寄惠崔徽真作詩

此詩施註原編徐州初別子由詩後查註據宋濂吸改編元祐二年合註以爲當依思堂記爲據今改編於此

與梁交飲傅裼家作徐州蓮花漏銘

本集徐州蓮花漏銘敘云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敘所云傅君名裼者乃燕公名肅之外曾孫其詩題云與梁左藏飲傅國博家即傅裼也合注裼於題下引此銘截去燕公數句但云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惜名失考蓋誤以裼爲楊并誤讀句法而又以爲失考也今巳於題下更正

文同自洋州解還次於陳州作報書

本集與文與可書云與可抱才不試遁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誰爲郵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作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王之困又却不見使者嘗面得失相乘除亦畧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令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爲學想皆成就矣此書乃與可與提轉不合故罷洋州且未有湖州之命故有計當在卽諸語此書作於元豐元年戊午春中則其時與可巳至陳州是冬爲子娶婦明年正月遂沒蓋巳不及赴湖也又欒城集元祐七年再祭文與可文云洋人病茶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是與可在洋州因論茶事與使者不合解還而卒與此書正合蓋與可雖得湖州實未到官也查註引與可年譜云丁巳秋任滿

還京是時正在陳州上築木岸狀并致劉攽書本集與劉貢父書云某留與郡作石岸於十月內申詔使乃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今已涉春杳未聞耗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一郡郡人夫可以見及以此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今相度作木岸工費僅減一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糧四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亦足支持歲月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告貢父力言之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片則無及矣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爲魚鼈也闕

初奏石岸傳誌失載貢父時爲國史院編修官是年閏正月故二月命下二月四日降敕獎諭本集獎諭敕記云蘇軾省京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將圖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賜錢發粟因改作徐州外小城

創木岸四號城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能厭水也本集與范祖禹詩自註云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折之以蓋黃樓作獎諭敕記刻石并作熙寧防河錄本集神宗獎諭敕記云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城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

案

龍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本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總六自城中附城之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稍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平埽成水不復至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槩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謝獎諭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今月四日敕以去歲修城捍水特賜獎諭者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版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寵書之勞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

三月

寒食日李常來訪公方出督城工李常招以三絕還作和詩

諸案東都事略李常時由齊州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其來乃罷齊州任赴提刑時也

并作寒食宴提刑口號

本集寒食宴提刑口號致語云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淸明之間嗟乎不可再求賢者而從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求樂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鄰邦稱變删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恐劬於地主力誅兩君之好可無七字

之詩欲使異時傳爲盛事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誥案】此詞已據查註編入四十六卷帖子詞後考其語意確爲是年李公擇過徐州作也仍錄載於此以備事實

次日約李常飲遇大風坐上賦戴花詩夜飲和畢仲孫韻【誥案】時有三畢從公游仲遠仲游仲孫餘詳卷十八總案桓山條下

爲王迥賦芙蓉城觀周昉畫作續麗人行李常醉於傳錫家公偶以病不赴有詩時方春旱城東二十里有石潭與泗水通號虎頭潭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禱既應赴潭謝雨道中作浣溪紗詞本集徐州石潭謝雨道上調寄浣溪紗詞其一

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溪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家說與採桑姑其二旋抹紅粧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挨踏破蒨羅裙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其三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女絡絲娘垂白杖藜擡醉眼捋青搗麨軟饑腸問言豆葉幾時黃其四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設思家敲門試問野人家其五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誥案】檾康熙字典音頃爾雅翼檾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如大麻子令人績爲布或作萵唐本草作茼茼一名白麻

和李常同過雲龍山居賦詩爲

別并寄和孫覺詩

四月上同天節進絹表 本集表云伏以大人之德莫得而名萬壽之觴無物可稱前件絹土地所出賦租之餘敢輸向日之誠少備充廷之末

九日作鮮于侁楚詞跋 本集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云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戛釜竈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寞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元豐元年四月九日

十六日作楊凝式書跋 本集跋楊文公書云楊公相去未久而筆跡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賀河平表 本集賀表云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遂閉塞者聖說獨運天休莫逆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齊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神博施神智無方振古所難普天同慶

秦觀投長篇來謁和贈夜光明月非所投詩 欒城集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詩自註云秦君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游彭城【謹案】此少游自徐赴京應舉過宋見子由所贈詩據此則少游到徐當在夏初以後施註原編公贈秦觀秀才詩於此最爲確當如再移前則三月李公擇留徐多日而詰詩皆不及少游是其時未至審矣公擇既有書與子由豈獨無書與公是其

去後遇於淮上因攜書以至又可知也參寥到在九月王鞏去後施註原編尚有一半不誤查註據烏臺詩案改編秦觀未到之前則全誤矣今已撤出詳見後案

黃庭堅自京上書并以古風爲贄作報書本集與黃魯直書云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

和贈嘉穀臥風雨詩胡允文病亡其子公達能獄掾扶櫬將歸爲文祭之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離鴻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祖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雖舊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富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孰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黃庭堅跋子瞻祭胡屯田文云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

案

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為
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塤收和執中公蓋塤之外祖也故遂識
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苟事雖整而常暇以是
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君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日百鍊之剛日膽千牛措
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嘗患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

并送公達詩

補案胡允文之卒無歲月可考而施註原編有胡拯詩詩有節義古所重艱難方自茲他年譜清德仍復畏人知句正送公達奉與歸里作也今依原編此詩次敘載祭文於前云合註謂胡拯失考非是

和鮮于侁鄆州新堂月夜送梁交赴莫州詩六月為兗守王汾作王禹偁真贊 本集

王元之畫像贊云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方是時朝廷清
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
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
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
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
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紀年錄六月題王禹偁碑陰

劉格丞調以屬鮮于侁使辟之

本集與鮮于子駿書云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辨博文詞粲然可
觀而立節強願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
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
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為時惜才也補案劉凝之父子清節碩
學震耀一世道原素侮弄王安石出為南康軍監酒公尚在京及倅杭時通

書問其後賑饑常潤與道原期於京口則已罷監酒因貧復游也據此書道原已故惟凝之在道純不得不求祿養也然道原之學皆道原之病人有是病雖千古以來未易有見容於時者也凝之既以是教其子而道原復以是教其弟欲不終於窮困其可得乎越兩載子由過南康軍拜凝之於牀下及至鈞而凝之卒爲作哀詞逮公自海外歸往視之則道純亦故惟道原之子羲仲在皆無後事詳卷四十五總案劉羲仲係下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中都公爲閬州見其好學篤行禮之甚厚使備鄉舉及登第復以循吏勉之公與子駿固厚然必有如是淵源而以道純爲託庶幾有以容之亦見當日之人事世路之隘有足概也

書賈祐論眞玉事本集書賈祐論眞玉云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令世眞玉至少雖金鑲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若世以爲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玨之精者眞玉須定州磁鑑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是否

王適

初從公游以子由女妻之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謹案是年秋冬子由方嫁女於文氏其王子立之娶不詳何年而子立乃子高之弟以芙蓉城詩敘始識子高考之蓋亦是年之事而公爲遣嫁者也明年公移湖州子立與其弟子敏皆從可以知其故矣以上劉格賈祐王適三係皆徐州事年月無考今附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坼甫覆較

【誥案】元豐元年戊午 是年九月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置大理獄

七月答仲伯達 【誥案】此七月所作詩也施註原編在前送胡掾之後答宋國博之前未見其誤查註仍之而以夏秋分卷則誤矣今移此卷之首

和子由送趙屼歸覲錢塘遂赴永嘉詩 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云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又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詩有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句【誥案】是時乃元豐元年趙抃再鎮浙西屼乃自京赴溫倅便道省親故題云歸覲錢塘遂赴永嘉也公題琴鶴圖時岏已故其景仁為屼之字又不問而知也凡此本集甚明何須訟夏乃查註務引丹淵集之於潛縣名屼字景仁又閱神道碑屼皆作岏景仁乃岏字於是合註謂丹淵集之於潛令本作岏不作屼本作景山不作景仁以駁查註之誤又云屼字本集作岏宋文鑑載神道碑作岏究未知孰是此皆與本集前後詩題及墓碑之不誤無涉又施註云趙屼通判溫州雖不了了亦可以釋永嘉矣乃查註云東都事畧不及倅溫事合註云續通鑑長編亦不載倅溫事惟蓉塘詩話趙屼倅溫然則兩

註皆考神道碑只就岏屼屼岏諸字形滋其紛亂而於碑之原文並未寓目也今錄此段碑文駁正

二十二日爲范純粹作滕縣公堂記

本集滕縣公堂記云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闕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治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又范文正公文集敘云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詩案】滕縣屬徐州

八月十一日黃樓成時三郡之士並舉於徐頓起孫勉爲考官公扃試之

【詩案】公中秋月詩云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扃自註云頓起來徐試舉人是頓起在扃院時公亦不見也又送孫勉詩云親程三郡士玉石不能衒欲知君得人先者亦稱善

十二日長孫箪生

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有一孫體甚碩重決可以扶舉荷鋤一想公亦爲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梵老遣往南京爲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幹事【詩案】本集蘇誌作簞欒城集蘇誌作簡必有一誤據此書子由嫁女當在九十月間特附載以證與可之事

十五日詠中秋月復和子由中秋見月

所寄詩王鞏將至彭城先以詩來并和馬上見寄牓出與頓起孫勉泛舟因

洪答頤起詩九月九日大合樂於黃樓以子由所作黃樓賦刻諸石欒城集黃樓賦云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俛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淼漫古汴入焉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本集書子由黃樓賦後云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廨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塼石府之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爲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爲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槩矣乃刻諸石徐度却掃編云徐州黃樓賦一坡自書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壕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作九日黃樓詩送頤起孫勉有贈登黃樓望王鞏顏復泛月來歸作詩十七日同張天驥顏復王鞏登雲龍山黃茆岡題雲龍草堂石磬和王鞏留別詩謹案本集王定國詩敘云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此定國在徐之蹤迹也

參寥自杭來訪館於虛白堂和參寥

見贈并放魚詩三十四集三郡鄉貢會於黃樓作鹿鳴燕詩敘本集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云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於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舞三義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眞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

賦鹿鳴詩十月奏徐爲京東安危所寄兵單俗悍乞不禁利國監鐵冶戶爲衛并移南京新招騎射指揮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自效本集徐州上皇帝書云元豐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

毗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衞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臣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刀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衞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

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此文必取趙立傳讀之始信其字字皆異時實效無一賸語若徒工修容飾貌之說若不足與之當衛官矣立以匹夫奮起徐楚一死於義再死於忠當其糧盡矢絕奮臂而出猶能使金人落膽乃諸將擁重兵當江淮之衝皆縮手坐視抗命不赴趙鼎惟知以張浚為奇貨宜其一籌莫展也

有司當卹

部送清盜源而肅軍政

書又云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嘗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

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要於西北五路兼唐法選士補牙職第其功閥朝廷察尤異者擢之以收桀豪而省國用皆不報書又云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臨案此書凡三千七百言而文繁事異且所論向不止此非三暇之不能詳也今分節其要

者別標大綱以明之俾讀者知所考焉

公終以利國監無備使冶戶各以其長爲隊習槍刀而月校之統於官焉【附案】本集與章子厚書云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衞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購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部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劫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

十二日作日喻送彥律 本集日喻云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紀年錄是年十月十二日作日喻

與舒煥張天驥參寥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復【附案】此詩施註與晦參寥放魚二首並編九月十七日登雲龍山詩後時參寥甫至而詩有冬令語必非同時作也今稍移於後云

并作夜過舒煥詩

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永遇樂詞 本集徐州

夢覺登燕子樓調寄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歎

和王廷老退居見寄與參寥放舟洪下有懷王鞏作詩 因詩敘有定國既去逾月之語因編於此

十一月八日為張天驥作放鶴亭記 本集放鶴亭記云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詩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贈舒煥 本集祈雪霧豬泉祝文云噫嘻我民何辜於天不水則旱於今二年天未悔禍百日不雨雪不敘麼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於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并和舒煥祈雪田叔通喜

雪題宋迪瀟湘晚景詩本集觀宋復古畫敘云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十九日為王兢作

莊子祠堂記本集莊子祠堂記云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贈狄崇班季子詩

十二月訪獲石炭於白土鎮之北作石炭詩

為黎希聲作眉山遠景樓記本集眉山遠景樓記云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眾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十九日公生朝上薛向樞密書周必大益公題跋云辭恭敬公元豐元年

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嘗與之論天下事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責善爲有加矣薛本以理財論兵進及政路首尾三年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敢其端最後詔民蕃馬既奉行復欲反汗爲舒寬論罷閒義能徙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蘇公之書比之患失遂非者有閒矣元祐閒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公作此時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爲二千石士民當盈庭爲壽不則與家人飲食燕樂乃齋心呵凍極陳國計其賢於人遠矣官本不載此書於集惟麻沙本及別集有之故人劉錢壽使君之子宗夷兄弟家藏眞蹟慶元戊午七月旦以示前進士周某敬題其後【隸案】此書本集不載惟代諫用兵書內有薛向橫山之謀一語此書不知如何陳國計而切責之深以不見爲恨至麻沙別集既有傳本與同志者共訪之

與參寥行園中得黃耳蕈

【隸案】公詩有寒蔬病甲誰能採又入春山筍蕨鄉句信爲冬杪作

和參寥

寄秦觀失解送參寥詩

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數辱書無便不一寄答愧悚之至參寥至願聞動止爲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甚惋歎也參寥眞可人太虛所與之不妄矣諸事可問參寥而知僕去替不遠尚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之當遂相見【隸案】公和參寥丞徐州和放魚詩施註原編九日黃樓各詩後查註據烏臺詩案移編四月并置秦少游至徐之前合註已指詩有秋風過淮之語以駁查註所編今據此書少游去久參寥始至而書作參寥臨去之日故有諸事可問參寥之語又有去替不遠之說是參寥到於九月王定國既去之後而去於冬抄也公後與參寥倡和諸作有夜寒入春等語而施註緊編十月十五日詩前謂其時參寥已去尤誤今以和參寥放魚二首仍照施註原編更正其他各詩別案

爲改編施查合三註皆誤

聞歐陽奕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歐陽仲純文云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日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日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話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藥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而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論案此文歐陽仲純卒於元豐戊午與送歐陽推官詩公自註合以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撰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二年己未公年四十四是年三月內侍宋用臣導洛通汴正月七日獄城府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并代將官雷勝詩十五日爲王素作真贊本集王仲儀真贊云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斁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公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篤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易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紀年錄十五日作王懿敏公真贊和參寥淮上見寄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上卷十月十五日詩前誤今改編於此觀臺頭寺月與宋希元種松石經院送希元詩晦日與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肆舒彥舉遊於泗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以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爲韻作遊桓山記本集遊桓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

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槨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過煥之子彥舉

代作藏曰詳詩約滕甫議奉行新法書

本集與滕元發書云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誥案〕元豐初政與熙寧異蓋神宗已隨事救改所不能決去者青苗耳可見元祐變法與熙寧攻法不同公並無成見使是時司馬光能爲此語豈非有宋之幸而兩公之先見優於光也遠矣公與元發皆相約期以曉飭報効神宗觀此書知其中心藏之已久非元祐中始以推本先帝遺意作立異之詞也今以醫論熙寧首當醫病元豐首當醫藥光居洛十五年所與言者皆未經臨症之醫工而欲以治病損年久補下兩壞之症所主仍是初劑又欲病者全生此必無之事矣

上乞醫療病囚狀

本集乞醫療病囚狀云元豐二年正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致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臣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

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鬬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為上等失二為中等失三為下等失四以上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歷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全活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又與張嘉父書云君為獄吏人命至重大衆大暑四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為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俟為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閩案此狀無日可考次於月末其與張嘉父書乃帥揚之所作也每見此書竊深慨之因并載於此用廣仁人之政

二月盜竊利國監使沂民程棐往捕之本集與章子厚書云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泰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與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以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相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方欲為具始末奏上而軾就逮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棐思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

以聶言見望也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徐沂間人驚服如棐岳類甚眾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令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闕案】章惇時在參政公以不能自言於朝故以屬惇耳

聞文同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文與可文云從表弟蘇軾致祭於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塡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若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困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闕案】本集篔簹谷偃竹記與可以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沒於陳州考欒城集同時祭與可文云君收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嫜使若未返而君淪亡又送與可知湖州詩有家貧橐裝盡歲暮輕帆舉句篇與可欲於上年冬杪赴湖詩雖作未克成行也否則與卷十六總案所載兩集文皆不合矣查註引文與可墓誌云元豐戊午移知湖州卒合註云墓誌作元豐戊午與篔簹谷偃竹記所載年月不同是墓誌之說余不足據子由旣有送知湖州之

詩究屬淆混惟施註云改湖州未到郡卒足以證誥之說也

作李常書本集與李公擇云與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貧後事索然而子由壻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有文久遠却不復憂惟目下不可不助他爾

答黃庭堅和東武所作

發字韻月夜與張師厚王適王遹吹洞簫飲酒杏花下送師厚赴殿試詩二

十九日作文彥博詩跋本集題文潞公送時郎中詩云一從辭蓋省游歲守卑維久次於藩任常分乃睿思六條遵漢寄千里恭堯咨按部壺漿擁行春茜旆隨握關珠已峻拔蕤化方施吏服蒲鞭恥貢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每見求民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閣察吏更褰帷好續循良傳宜刊德政碑姦邪隨草偃黠桀風移渤海寵皆怡葵邱戍及搴佩牛登富庶負虎發淨熙雲路徵賢日星耶拱極時將升殿助室暫輟阮咸麾挽鄧舟停水思何詠截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卽移墀曲榭青雲路離筵白紵詞琱觥縈別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詩軾書得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馳騁略無遺者下迨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勤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情寄研密句句皆有所寄蓋其積之也久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三月寒食日寄書王詵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為韻[illegible]此詩有北城寒食音烟火微別來春物已再非句乃寒食日寄書王詵因憶京師寒食舊游而作詩也合後詩觀之公以三月罷徐州任明矣施註原編正月晦日游桓山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

編於後

和田叔通部夫南京却寄【誥案】此二詩有深紅落盡火冷錫稀之語是已過清明矣施註原編桓山詩後查註合註從誤又年譜三月移知湖州紀年錄年表二月移知湖州合註從二月之說與查註並誤今改編寄王誅田叔通二題駁正年譜僅以三月二十七日作張氏園亭記為據其說本爲儀倪茲則年譜得之矣

登藏春閣作浣溪紗詞本集徐州藏春閣園中調寄浣溪紗詞云慚愧今年二麥豐千岐細浪舞晴空化工餘力染天紅歸去山翁困倒載闌街拍手笑兒童甚時名作錦薰籠【誥案】此詞無年月可考附編於此

再和田叔通部夫還并和出觀石炭答郡僚賀雨詩告下以詞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軍州事留別田叔通寇元弼石坦夫作江神子詞本集恨別調寄江神子詞云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却匆匆攜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為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隋隄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望彭城清泗與淮通寄我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紀年錄別徐州作江神子【誥案】此詞乃三月罷徐州之明文可見改編寄王誅和田國博二詩之下謬紀年錄既以為罷徐州作又誤作二月自爲矛盾應駁正

罷徐州任往南都馬上走筆寄子由詩十日抵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誥案】此公第二次過南都也合觀本集名點道書及張氏園亭記月日當以三月十日至南都

應言自鄆州來見告薦誠院造鐵塔事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方守徐州河灌東平有僧應言建策導積水東平以安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

余於宋曰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

訪呂熙道以病留半月 本集與呂熙道書云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闊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南都住半月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納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 [illegible] 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宰相夷簡之孫翰林公綽之子宋史東都事畧皆無傳此見施註送呂希道知和州題下然不云希道守南都考欒城集有題呂希道少卿松局圖詩在和人日出獵詩前為同一年作合觀此書正希道守南都時也可補傳註之闕

二十四日別子由舟行二十七日至靈壁鎮作張氏園亭記 本集靈壁張氏園亭記云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着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

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其室蓺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謹案此文乃三月所作而李宜之提舉淮東常平回京即從張碩取去論奏以阿附臺諫者附記於此又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皐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頴叔過見之復題云荊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凉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柴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四月

過泗州題孫景山西軒倉中訪劉季孫戲贈一絕

本集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云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謹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此卷今改載案內

喜遇張大亨作詩

謹案張大亨字嘉父吳興人元豐八年登進士第公帥揚有送張嘉父長官詩此二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起知文登和道淮口遇風詩後合註以爲淮揚赴登不由泗州詩句亦似未第時語所駁甚當今據德洪題跋改編於此

渡淮贈孫景山兼寄子由至高郵與參寥秦觀遇遂載與俱

本集跋秦太虛題名記云覽太虛題名皆尋昔時遊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尋與游才別

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過揚州言方辯于

佚同張大亨遊平山堂作西江月詞 本集平山堂調寄西江月詞云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父謂予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日送萬里殆欲仙去爾【詩案】公倅杭赴密守湖三過揚州熙寧辛亥見歐陽公於汝陰至是元豐己未凡九年詞云十年舉成數也時鮮于侁自京東轉運使移知揚州此燕集平山堂主人也故廚傳皆集張嘉父既在座則其見公泗州有贈相從至揚皆一時之事矣

賀趙抃致任還三衢啓 本集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啓云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搢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主持百行淵源五福純備當世所嫉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必精微德緒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蒸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與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緯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絕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游無何默追榮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敢寫莫窮【詩案】東都事略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

放舟金山訪寶覺次舊韻遇大風留金山兩日作詩渡京口赴萬松岡與刀

約墓爲文祭之本集祭刁景純墓文云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鬚鬢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茾向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斂茲一坏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鷄聊寫我哀

與參寥泰觀同游惠山觀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詩皆和并贈惠表錢道人詩十二日作歐陽修家書跋本集載歐陽公家書云歐陽氏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公跋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過吳江與關彥長徐安中會於垂虹亭并和彥長送魚詩至秀州訪白牛村哭陳舜俞之殯爲文祭之本集祭陳令舉文云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甲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何一旦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

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介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藁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介舉別二年而介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放翁題跋云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沈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游謹書又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云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歸及斥歸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陸游識〔誥案〕陳舜俞乃仁宗朝制科十五人之一也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抗行青苗法上疏論奏且自劾貶監南康酒稅放歸而卒公於舜俞實有同氣之傷其在膠西早欲作一哀辭蓋難於具言鬱鬱而不發至是出而哇之故悉以付之天人一論也舜俞湖之烏程人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公既親哭其殯必繞道至秀矣劉凝之名渙道原之父歸隱廬山舜俞謫南康與之相善故有此圖是時凝之尚在次年子由過廬山猶及見之也今幷載陸游跋以補舜俞軼事

二十日到湖州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上表云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

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illegible][illegible]此表乃何正臣以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首先論奏者并記於此

二十二日謁文宣王廟文 本集祝文云竊惟吏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祗見於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謁[illegible]望文 本集祝文云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於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祗見於廟惟神保祐斯民俾風雨時若疾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五月五日偏遊飛英諸寺作詩并記 本集自記吳興詩云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十三日錢氏園送劉撝赴餘姚并作南歌子詞 本集湖州調寄南歌子詞云山雨瀟瀟過溪橋劉劉清小園幽榭枕蘋汀門外月華如水綵舟橫苕岸霜花盡江湖雪陣平兩山遙指海門青回首水雲何處覓孤城[illegible]南柯子集中作南歌子施註以墨蹟刻石此為送劉撝詞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吳興錢氏園作

往張先所居遺像存焉為文祭之 本集祭張子野文云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惟余子野眞古愷悌麗然老成又敏且遊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歎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於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賀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豈有遺像宗無嗣嫛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酹觴再拜淚溢兩眥

題顏真卿放生池碑 本集題顏魯公放生

池碑云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諷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翼校

【誥案】元豐二年己未是年五月元絳罷蔡確參知政事六月清汴成七月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明年葬永昭陵

五月訪雲上道人不遇李常憶彭門折花饋筍故事寄詩爲戲并題王鞏清虛堂詩乘舟過賈收水閣重遊道場何山吳中仍歲饑疫湖上僧舍不蓋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而表忠觀亦未成錢自然道士來謁並有詩本集

表忠觀碑云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蠭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門內兩列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摩立石謹案紀年錄熙寧十年十月作表忠觀碑此乃碑中所載趙抃上言年月非撰文年月也據金石粹編書於元豐元年八月今附載於此

吳中梅雨既過清風颯然湖人謂之舶趠風因賦詩

六月泛舟城南會者五人以人皆苦炎爲韻

與王適夜飲井水

和李常濟山詠梅

送淵師歸徑山並有詩參寥秦觀往游何山遂別公之越本集與秦少游書云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分部詩語益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又跋題名記云自徐遷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太虛參寥又相

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遂不復見【謹案】參寥少游去湖無月日可考據此書則泛舟城南五人分韻之作少游在湖是二人以六月去湖也

十三日答周開祖所寄原韻與王適王遹遹送城觀荷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以月明星稀為韻并和章傳詩七月七日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本集

文與可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駡曰吾將以為襪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又與文與可書云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惡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謹案】書中所云一竿即偃竹也此乃雙鉤著色者其墨竹公已不及得之

矣并記於此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和前韻贈賈收寄題趙抃衢州高齋詩 葉少蘊避暑錄
云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
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
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
號餘慶晚畧取肉及餅餌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
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
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
頮面趨佛室暮冬尚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
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慕之 送俞溫甫和劉攽

登黃樓寄詩公倅杭日沈括嘗求公手錄近詩一通即籤貼以進指爲訕懟神宗雖不問獄胡皆知 王銍元祐補錄云沈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
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即籤貼以
進云詞皆訕懟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其後李定舒亶論軾
詩置獄實本於括云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閑廢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
其爲人【合案】欒城集爲兄下獄上書云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
所指即括特并載於詩案之始以暨王銍非誣之也

至是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摭公詩文表語詆沈括之說擘自聚冊以進神宗欲申言者路送御史臺根勘 烏臺詩案云元豐二年六

月二十七日權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劄子知湖州蘇軾謝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烖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軾所爲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獨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七月二日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可謂大不恭矣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伏望付軾有司至印行四冊謹具進呈臣子博士李宜之狀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記內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七月三日權御史中丞李定劄子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一也古人有言日教而不從然後誅之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矣而狂悖之語日聞二也軾所爲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僞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僻而堅先王之法當誅三也書刑故無小軾讀史傳豈不知事君有禮訕上者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爲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即已有厭獘更法之意又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

毀之以爲非是四也而尚容於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奉聖旨批四狀并冊子送御史臺根勘聞奏【臨案】何正臣宋史本傳作何正言諤本集作何正臣欒城集有何正臣知梓州勑東都事畧李定舒亶傳皆作何正臣並與詩案合

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追攝續通鑑長編云蘇軾事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選官參治乃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李定批令御史臺選牒一員乘驛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疎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齋往本集乞郡狀云臣懼禍乞出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薦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執政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年譜七月二十八日到湖追攝八月十八日下獄

公就逮惟邁徒步相隨郡人送者雨泣本集題楊朴妻詩云眞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行否答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乎乃出又上文潞公書云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吳興備志云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

權州事祖無頗等皆貰還吳興備志云皇甫僎至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臨案】僎通作遵

親故皆驚散獨王適王遹不去送於郊外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與

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從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

掌書記陳師錫獨出餞之宋史陳師錫傳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

法言道自杭來訪倉卒爲別本集與言上人書云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過吳江岸記一詩**

八月渡江至揚州鮮于侁出見臺吏不許通宋史云鮮于侁元豐二年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所往來書文宜焚之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也謹案熙寧四年謝景溫誣公販蘇木磁器私鹽案內其文字之禍子瞻已波及之此而更出尤人所難也

過平山堂下見杜介紙窗竹屋悵然而行本集與杜幾先書云八月初就逮過揚路由天長過平山堂下隔牆見君家紙窗竹屋依然想見君黃冠草屨在藥墟棊局間而鄙夫方在縲紲未知死生慨然羨慕何止霄漢

十八日赴臺獄太子少師致仕張方平吏部侍郎致仕范鎮上疏論救續通鑑長編云方平書曰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執政辯其爲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棠寬宥之意起與之同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蓋祁之言爲國非私叔向也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爲人起遠方孤生遭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爲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時加眷獎由是材與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

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疎率闕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為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狂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因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乘暇含垢則人才有可惜者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為言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讟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為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折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而申請救向之義僭逃上胥自干鼎鑊鎮疏未見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輒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稱上書救軾不已

子由乞納在身官贖兄罪皆不報

欒城集為兄軾下獄上書云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不勝手足之情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但得免下獄死為幸

詔張璪李定推治以聞

勘題王詵所寄張方平詩

烏臺詩案元豐元年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州題封曰樂全堂雜詠軾作詩題卷末云少年有奇志臨文但噫嘻因見學者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變更荒廢致風俗澆浮學者誕妄如蜩蚓之紛亂遂掩耳不欲論文也謹案異端之害大道公以性命爭之此子路之勇闕後絕無其人矣末學坐談殊不自諒妄肆詆譏凡蚍蜉撼樹者當愧死

勘為王詵書牧馬圖詩

烏臺詩案熙寧十年王詵送韓幹畫馬求軾題跋不合作詩以騏驥自此譏諷執政大臣無能盡我之才如王良之能御者何必折衡于求進用也

二十八日勘和李清臣詩

烏臺詩案熙寧十年李清臣答弟敕詩二首軾和云未許朱雲地下游為厭言新法不便意至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言軾未許與游八月二十八日準問目

九月三日勘題司馬光獨樂園詩

烏臺詩案熙寧十年司馬光在洛陽闢名獨樂軾作詩寄題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在執政不得其人光嘗言新法不便與軾意合兒童走卒皆知姓氏終當進用光却瘖啞不言意望依前攻擊九月三日準問目

勘送范鎮游洛中詩

烏臺詩案熙寧十年范鎮往西京軾作詩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諷今時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昧於事理以進為榮以退為辱鎮前為侍郎難進易退小人不知也九月三日準問目

勘送錢藻知婺州詩

烏臺詩案熙寧三年作詩送錢藻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為那者不免用鞭箠催督也

勘和陳襄詩

烏臺詩案熙寧六年僧寺開牡丹數朶陳襄作四絕句軾和詩皆譏諷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掌遣令小民不得暫閑也

勘送曾鞏倅越州詩

烏臺詩案熙寧三年曾鞏通判越州軾作詩云但苦世論險聒耳如蜩蟬譏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險聒啞如蜩蟬之鳴不足聽也

勘贈孫覺詩

烏臺詩案熙寧五年差往湖州軾作詩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時約孫覺并坐客言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時事是亦軾意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可說也

十四日勘和劉攽李常詩

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和劉攽詩以譏諷朝廷近日頒立新事尤多也和李常詩以譏諷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絓管生衣領有塵埃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苦也九月十四日準問目

勘會劉摯詩

烏臺詩案贈劉摯詩云遊與屈子鄰摯以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摯所言為當也

勘寄劉述詩

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作詩寄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是時遣使諸路檢點軍器置二十七將官將謂今上有意征討西夏以譏諷朝廷遣使張皇不便也

勘和劉恕詩

烏臺詩案軾任杭州通判日有劉恕寄詩軾依韻和此詩譏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為捷徑以詩書為逆旅但為附綴爵祿所誘則假六經以進小人之顧祿如鴟鳶以腐鼠嚇鴻鵠也

勘謝錢顗送茶詩

烏臺詩案錢顗送茶與軾軾與一詩以譏世之小人作得權用若不諂媚妖邪即須頑頻很劣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諸案王珪王汾李清臣係首收受有譏諷文字者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皆舒亶請誅之者劉述劉恕錢顗皆收譏諷文字列入承受無譏諷文字者神宗極以舒亶

詩詠為過當而公與王鞏并無譏諷詩可見羈小任意雜織並無黑白重輕也今但據此次敘摘載餘分詳詩註中

定鞫獄必欲寘公死公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授獄卒梁成遺二詩

陸游二老堂詩話云蘇子容丞相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敘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孫升談圃云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為人臣不敢萌此心卻未知何人造此意苕溪叢話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為之一笑東都事畧云方李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向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誥案合註云葉夢得謂公與過約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送以魚過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偶送魚鮓子瞻大駭知不免乃作二詩寄子由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見詩遂從寬釋其說妄甚此何等約過可忘之以忠見罪豈肯詭遇歷守三郡只裹一月糧詣獄窘之不至是也詩案一事兩宋雜說甚多其他事亦多誣罔夢得之毋乃冤君成之女寶无皓之媿也小人往往自恥故必陷君子以小人之道恐後有炫博者率意增註特載此條駁正為例

十月勘狀上

烏臺詩案云御史臺檢會冊子是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三卷並錄付中書門下奏據

審刑院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蘇軾供狀歷仕舉主陸詵舉臺閣清要任使吳端彥舉外擢任使滕良器向京並舉召還侍從王居卿李察並舉不次清要任使陳薦蘇澥舉外陟侍從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孔宗翰乞召還禁近章楶乞召置侍從衆服奏乞顯用李孝孫乞召還侍從賈昌衡乞召還近侍款招登科後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譏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衆人傳看其人等與軾意相同即與朝廷新法不合及多是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譏諷文字寄與如與王詵往來詩賦作篔簹堂記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并詩次韻章傳送劉述寄周邠諸詩與子由詩杭州觀潮五首和黃庭堅古韻與王汾作碑文與劉攽通判倡和與知湖州孫覺詩送錢藻知婺州詩送張方平詩和李常求字韻為王安上作公堂記揚州贈劉摯孫洙詩次韻潛師放魚知徐州作日喻一篇為錢公輔作哀辭與僧居則作大悲閣記與鳧繹先生作文集敘和陳述古十月開牡丹四絕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送侍翼得燕字詩湖州謝上表游杭州風水洞兩題詩和劉恕三首送蔡冠卿知饒州詩為章次山作寶墨堂記送杜子方陳非威秉道詩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其贊謝錢顗送茶一首送范鎮往西京詩祭常山作放鷹一首後杞菊賦并引同李杞因臘出游孤山作詩四首徐州觀百步洪詩張氏闌皐園記其餘委是忘記軾有此罪愆甘伏朝典十五日追索往來受詩文人數聞奏蔡異遯豫中閑之論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謂與子孫得兩宰相今閑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中傷之搊至於詩其過微矣言疾勢已

篤不可冤濫致傷中和神宗涕泣受命公聞慈聖服藥降德音冀以詩續通鑑長編云是年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二十日慈聖升遐公以罪人不許成服作挽詞十一月作御史臺榆槐柏竹詩三十日具獄上差陳睦錄問烏臺詩案云十月十五日奉御批內外文武官與蘇軾交往若干人聞奏中書省劄子王詵蘇轍李清臣高立僧居則僧道潛張方平田濟黃庭堅范鎮司馬光孫覺李常曾鞏周邠劉摯吳琯劉攽陳襄顏復錢藻盛僑王汾戚秉道錢世雄王安上杜子方陳珪已上係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入司章傳蘇舜舉錢顗蔡冠卿呂仲甫劉述劉恕李杞李有聞趙杲李孝孫仲伯逵晁端彥沈立文同梁交闞景仁張次山徐汝奭吳天常劉瑾李似晁端成邵迎陳章楊介刁約姜承顏張掞李定毛國華劉勛沈迴許醇黃顏畢錫孔舜亮歐陽修焦千之孫洙岑象求張先陳烈張吉甫張景之李庠孫升已上承受無譏諷文字御史臺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申奏差檄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錄問十二月錄問無異准法會赦當原於是獄小力爭乞不赦并論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罪當誅欲盡陷於法烏臺詩案云御史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申奏差陳睦錄問別無翻異準勅作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準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據案蘇軾見任祠部員外郎直史館並歷太常博士其蘇軾合追兩官係情重及比附并或以官或以職

續通鑑長編云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起於草野垢賤之餘朝廷待以郎官館職不爲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報上之施而乃怨未顯用肆意縱言譏諷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爲非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況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議令之比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再使之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并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詵恬有軾言不以上報既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詵於此時同罣論議而不自省懼尚相關通案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與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鍊久不決會吳充章惇爲營解而神宗亦憐之呂本中雜說云蘇子瞻自湖州以言語刺譏下御史獄吳充方爲相一日問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動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覈是非爾行將放出也何遽春渚紀聞載先生云某初逮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

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
某起居狀適某就寢鼻息如雷即馳以報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
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續通鑑長編云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
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
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句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
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惇亦從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言龍也上
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遂薄其罪註引朱勝
非秀水閑居錄云其後禹玉既退子厚謂禹玉曰相公欲覆人家族耶禹玉
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謹案本集公赴黃州後惇參大政
爲書勸戒其畧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而公亦有平時
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之說具在報書中是其時惇與公並未
分馳也故其營解之說爲可信至田晝王安禮行狀載其入對神宗營解甚
力等語美其事者無處無之而王偁撰安禮
本傳獨不載此事何也特附載於此以備考

忽一日禁中特遣馮宗道覆案

獄遂定

孫升談圃云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
練副使謹案孫君孚乃承受無譏諷文字之人也

二十九日公准

勅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續通鑑長編云詞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
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絳州團練使駙馬
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州鹽酒稅務
正字王鞏監賓州鹽酒務令開封府差人押出門趣赴任太子少師致仕張

斤平知制誥李清臣罰銅三十斤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戶部侍郎致仕范鎮知開封府錢藻知審官東院陳襄京東轉運使劉攽淮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常知福州孫覺知亳州曾鞏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劉摯著作佐郎黃庭堅衛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吳琯知考城縣盛僑知滕縣王安上樂清縣令周邠監仁和縣鹽稅杜子方監澶州酒稅顏復選人陳珪錢世雄各罰銅二十斤施註云王詵英宗主壻主薨詵徙均州陸游二老堂詩話云元豐已未東坡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真案至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真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於下而用臺印【謹案】詩中多有深文曲筆非公自解不能知故若自訐小案流傳而後昭然於後世然則小人亦何苦爲此哉

蒙恩出獄和前韻詩

【謹案】本集謝表二十九日準勅年譜紀年錄亦作二十九日信爲無誤稱詩題作二十八日而詩從各說部中採編入集詩字既所傳異同不一其題亦未見無誤斷無據補編之題亂不誤之正集也今幷詩題改作二十九日至翁方綱註據謝表不刻作二十八日以證查註之誤尤非是不刻流數甚多僅可酌採以補缺遺不當引以亂集也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換武遂作團練皆先識因來書及之又得一笑也再案本集狀云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議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

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勑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以上可與前事互證并載於此

王詵勒停王鞏謫監賓州鹽酒務子由謫監筠州鹽酒務令錢藻趣行孔文仲談苑云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駙馬都尉王詵密遣人報蘇轍乃亟走介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闕文遵與僎過皇甫僎即皇甫遵也舒亶所奏編洩密命當即此事又烏臺詩案各條其必載於詩下者仍如王查各註入載間有應歸總案者則移入案中至公自就逮以及獄解合註引載於年譜者向不止此而兩宋雜說尤繁今本案所錄止此後有珍惜此書者幸善體此意勿炫博以失實顧註餘皆昌詞銅有差而不顧集則所獲多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三年庚申公年四十五是年二月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九月改官制馮京樞密使孫固呂公著樞密副使薛向罷以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荆國公正月一日公挈邁出京本集子姑神記云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四日至陳州弔文同之喪撫視諸孤止於其家以待子由【誥案】文與可歿於陳州故其家在焉月之四日公必到陳待六日而子由始至當必館於逸民也時與可家貧甚且將載喪歸蜀子由則債負山積方郟公以一官資之至是兩公並謫均須播遷而公之家累與王子立並寄於子由無非捉襟露肘時矣故必待子由至一經紀之也始見文同飛白書作贊本集文與可飛白贊云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得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蓋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誥案】文與可以上年正月歿於陳州猶未及朞故其文如挽詞也十日子由自南都來面色清潤目光炯然公嘗云子由必先我

得道蓋自此始矣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子由昨日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欒城集服茯苓賦敘云予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邱或憐而受之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誥案〕子由以熙寧庚戌爲導引之術至是行之已十一年宜其積於中而充於外也其法得於道士李若之而欒城集作李若芝見於使遼止神水館寄子瞻兄詩自註

十四日與文逸民攜手河隄贈一詩 〔誥案〕文逸民乃與可之子子由之壻也詩有君巳思歸夢巴峽句乃與可喪過黃州之伏線也

復作夫子自逐客一篇以別子由遂行 〔誥案〕此詩題云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後題云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此公在陳之月日也公既行子由般挈兩房家累自南都登舟泛汴泗出淮揚過金陵溯皖公泊家九江以待而自奉同安君至黃乃辛勤累月始達復歸九江自以其家由南康一路赴筠州貶所筠即今之江西瑞州府也時文氏諸孤亦載與可喪以行故先後並至黃州此皆在陳決計之事取本集與章惇朱壽昌書及欒城集此路詩合觀則歷歷可辨惜年譜紀年錄年表各註家皆未嘗卯其事致使黃州重見兩家出於艱難困頓之作一若子由到黃遊覽者然痛癢不關草草讀過并公詩次敘顛倒而茫然不覺矣今先於此立案俾讀者知其喪緒而後臥遊黃州不爲生客也

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和子由韻過新息任假所居留詩以待其歸遂渡淮至加祿鎮休馬逆旅題壁

閒廢公詩後發光山游淨居寺二十日度關山梅花盛開有一夜東風破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句【譜案】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以是知以是月二十日過關山也

過麻城萬松亭見縣令張毅所植松多凋落戲作種松詩至故縣遇張憨子召以來不言亦不坐但俛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作張先生詩本集記張憨子云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襦三十年不易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二十五日將赴岐亭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岐下故人陳慥季常也相從至其家所謂靜菴者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公聳然異之爲留五日作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詩本集岐亭詩敘云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又方山子傳云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予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有自得之意又是年六月與季常書云懸弧之日當作賀詩又會祭任師中文云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祭於任大夫之靈曰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譜案】陳季常年長故名列公前元豐三

年庚申年巳五十故云懸弧生於天聖八年辛未至嘉祐八年癸卯過於岐
下年三十三作傳乃明年事傳云晚遯光黃亦年逾五十之文也査註合註
親季常爲孩提故信作陳公弼傳補過之説殊不知季常非一傳可紿也此
詩即岐亭五首之一詩雖并編桼當分截以記事跡又詩有朝來靜菴中句

補臨江仙詞 本集臨江仙詞敘云龍邱子自洛之蜀有二侍女戎裝駿馬
至溪山佳處輒留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
靜菴居士作此紀之其詞云細馬遠馱雙侍去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
爲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蘂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
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又後詩云家有紅頰兒能唱鴨頭綠閑門
弄添丁哇笑雜呱泣又後書云擇括等三鳳毛爲學日益喜慰在定日作松
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誥案以上皆陳季常有妾有子之證且云妻子奴婢
皆自得無柳姑之說也公在黃州季常棹亡甚哀見於公與蔡序辰之書其
後在惟酒間寄吳德仁詩始有河東獅吼之句時柳故數載而公與德仁素
不相識即相戲豈能遽及是乎獅吼乃大雄喻法非妬婦之實典公薦胡雲
疏亦用獅子吼事若作妬解必不比朝雲也王註柳妬乃王天常傳述之語
即作妬解一註已足而査註洪容齋三筆西淸詩話劉辰翁語指山谷簡紛
縂此集合註益以虞文弨引杜子美河東女兒句公詩無女兒强作柳妬于
證黃山谷簡其集不載若容齋三筆率多謬誤辰翁之說則尤妄矣宋人雜
著凡得一異說訛譏完人者皆不論是非隨聲附和故本案捜引備取什一
而刪削舊註則甚多也季常以季暮之年遭此誣詆致使在紅閨輸上化爲
年少日夕蒙惡聲至無已時何風俗之澆漓也陸放翁詩云死後
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吾知爲此毋傳者必無後矣

再爲陳慥

題所藏朱陳村嫁娶圖【誥案】此詩施註原編未到黃州作其爲過岐亭留題可知查註改編到黃之後合註從誤今更正

宿禪智寺僧皆出夜半雨作偶記少過村院見題壁詩有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句作一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未到黃州之前自黃州城至岐亭計程二日公後赴岐亭必宿於道中而黃城附郭無禪智寺觀詩題以合原編信爲自岐亭至黃半道止宿所作查註改編初到黃州詩後合註從誤蓋到黃過寺卽係出遊近地寺僧皆不在必無夜宿之事此可辨也

二月一日到黃州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獻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伏念臣早緣科第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窮薄天奪其魄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

作初到黃州詩時徐大受爲黃州守禮遇甚殷【誥案】徐大受字君猷東海人弟大正字得之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時通守孟震黃岡少府張舜臣黃岡令何長官黃岡主簿段璵監黃州鹽酒稅樂京武昌令李觀武昌主簿吳亮麻城令許某麻城主簿李臺卿又有陳君式鄭元輿者不詳何官其後代徐大受爲守者楊君素代孟震爲通守者張公

規新黃陂令李緘黃岡令周孝孫以上並見本集詩文書跋中

寓定惠院閉門卻掃本集黃州安國寺記云二月至黃舍館初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謹案此雖記安國寺語而居黃瀕易之意已感寓於胸中其作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權輿於此矣

隨僧蔬食暇則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本集與王定國書云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耳謹案紀曉嵐評出獄詩云此却少自省之意晦翁譏之是也其說嘗竊可笑

或扁舟草履放櫂江上自喜漸不爲人識本集與李方叔書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自喜漸不爲人識

作定惠院月夜出游安國寺尋春詩公既居定惠繇於任公之亭郡人復於亭西建師中菴以待任公之來欒城集師中菴記云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嘗通守齊安而黃人思之不忘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謹案此記師中卒於元豐四年三月其建菴當在三年春中公到黃不久事也

院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開竹籬間飽食無事輒散步逍遙其下并和樂京野步詩續通鑑長編云熙寧

四年十二月京西轉運提舉常平倉司言著作佐郎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法不可久行不肯管勾縣事乞差官衝替於是依奏施行【誥案】史稱樂京棄官十年始監黃州酒稅據此則京亦初至黃也**犍爲王齊愈齊萬兄弟寓居武昌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至贈詩**【誥案】公過徐爲王氏書樓詩有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句王齊愈齊萬之兄爲齊雄其先世因何戍黃不可考矣其居在武昌之車湖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俄有長而髯者渡江來訪是爲齊愈公送至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因登夏澳尾高所以望之未幾齊愈亦至遂相往還遊於西山九曲之間餘詳後條**二十六日雨中熟睡強起出門還翌日雨霽登四望亭下至種魚塘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作詩寒食日渡江至車湖王齊愈齊萬置飲數日始歸**本集贈王文甫詩云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又與秦少游書云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陳慥書來請公寄居武昌謝却之**本集與陳季常書云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眞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誥案】黃州渡江三里即武昌縣西山乃附郭者也但黃州在江北與漢陽連界武昌在江南與鄂州興國連界以宋時州軍考其地勢武昌乃興國軍所部故云居別路也**三月雨中**

牡丹盛開樂京送酒且以詩來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薩泉爲餉並有詩

潘丙來訪公亦屢過之丙蓋無日不相從也其姪大臨卒以詩鳴【誥案】黃州處士潘革妻李氏生三子長曰鱣字昌言元豐已未進士次曰丙字彥明三曰原字昌宗鱣二子曰大臨大觀邠老即大臨字也公與彥明還往甚密昌言昌宗亦因以交公而邠老卒爲聞人王百家詩註邠老其一也據本集所作潘推官母挽詞有杯棬慣作陶家客絃誦嘗叨孟母鄰句其家近東坡公因是構得其地并營雪堂竿城失火潘舉家奔避堂中堂亦幾燬其爲鄰近可知公臨去以東坡託彥明葺治未嘗廢也是年六月潘原買楼被收公與朱康叔書已言彥明密熟故先據挽詞立案諸註於潘子久不調何其說紛如實由未懂不調二字故也詩詩註中

與丙渡樊口飲酒店中

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又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又與潘彥明書云酒坊果如意否

李常以詩來慰作報書

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意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誥案】公與子由詩云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其一生安身立命在此十字今訴此書極不以公擇慰問爲然

而反以規之千載之下猶見其生氣凛然也

然則公所答章停書雖相好而非相知矣

定惠院繞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四月用梅堯臣禽言體作五禽言詩

詩案 五禽言施註原編子由去黃州後即為六月作與本詩敘不合查註合註從誤此公居定惠日作也紀年錄載在三月今改編四月

陳君式來訪交日必造門

本集送陳君式詩跋云予本不識陳君式傾蓋如故又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之壓從政於黃急吏緩民君獨願交日造我門

鄂守朱壽昌時致餽遺答書

本集與朱康叔書云武昌傳到手教繼辱惠使感服併深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風土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

詩案 康叔初來致問乃四月中事其後時有餽遺如康叔者匪特孝子亦義士也

為杜沂記其父君懿所藏諸葛筆

本集書杜君懿藏諸葛筆云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詩案 石刻郭畀天錫跋云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其說謬甚據公此文自熙寧庚申逆數二十五年為嘉祐丙申公年僅二十一正在京應秋試時也用為試筆必非雞毛所為而中年之說亦誤又在廣州記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齎筆皆腐敗至用雞毛

筆拒手猝劣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纔藉耶據公此記館中晚年亦不能用雞毛筆而諸葛筆并非雞毛筆然郭說自古沿誤至今耳食者多習其說不可以不正也

五月文同喪過黃州再爲文祭之

本集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云從表弟蘇軾昭告於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之靈嗚呼哀哉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警學之多蔚如秋蕡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薙我黍兮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笑我皇皇獨遊垢紛俛仰三州眷戀桑枌昂然來歸獨立無鄰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蕎焄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虧必曛盡此一觴歸安於墳嗚呼哀哉又與朱康叔書云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爾也子由到此須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誥案文逸民與子由先後到黃僅隔兩旬其在陳宋竟不同發可見其窮於播遷各不相顧之狀矣

文逸民辭公歸成都

欒城集祭亡壻文逸民文云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致祭於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於宋送君於秣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遷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誥案自後凡六年而子由還朝非久而逸民卒其貧病不出可知公與逸民不再見但爲其子文驥作字說以勉之及驥從子由於汝陰而公薨久矣與可始見於鳳翔而歸結於此故具載之云

十一日夢食石芝作詩

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承椎篇贊詠異夢證成仙言果甚奇幸也其雖竊食靈芝而公爲國鑄造藥

力縱在君前而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誥案】爲國鑄造不詳何指豈季常晚遯光黃尙有所事耶抑別有寓言耶

同杜沂往遊武昌寒溪至西山寺周覽吳王峴九曲亭菩薩泉廬洲樊口諸勝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又與杜道源書云謫寄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爾辱手書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令子孟堅必已得縣【誥案】考杜沂卽杜道源與公密熟獨首至黃州探問其子孟堅後亦來見似官於武昌而不詳見與杜孟堅書中

江岸裂出古銅劍治鑄精巧鄭文得之轉以遺公作詩子由於二月中奉同安君及迨過自宋登舟繚繞江淮公聞將至黃州詩以迎之二十七日舟次磁湖遇大風不得進樊城集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答子瞻見寄詩云黃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本集與秦少游書云五月末舍弟來**公曉至巴口迎之二十九日遷居臨皐亭在回車院中作遷居詩**本集與章惇書云軾生平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係人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又書云舍弟自南都來挈賤累繚繞江淮百日至此相敘旬日卽赴任碎累滿眼比某尤爲貧困也【誥案】公巴口迎子由詩有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

必卽遷居臨臯亭詩有全家占江驛句皆家累到黃之實事其柯氏林公屢至其地必議而未遂也施註失考于由因送家累到此一事故誤以遷居臨臯亭詩編巴口迎子由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至回車院卽監司行館爲三司按臨所居故云江驛在責官法不得居而公與朱康叔書云巳遷居江上臨臯亭酌江水飲之皆公因庇之餘波似康叔爲開白使者非徐君猷一人力也其後蔡景繁按臨於其傍增築南堂以居公年譜謂是春遷臨臯亭施註謂郡人築南堂皆誤餘詳後案

公居亭中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淸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本集後與范子豐書云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

六月與子由渡樊口同游武昌寒溪西山至九曲嶺亭作樊山記本集樊山記云自尒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泊樊口遂自樊口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九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蹟使人悽然

朱壽昌餽酒作報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珍惠雙壺遂與子由屢

醉公之德也除暑萬爲以時自乘人還上謝【誥案】此書作於除暑之時乃六月上旬也

九日子由赴筠州監酒務因和磁湖阻風韻以送之遂渡劉郎洑飲別於王齊愈家

欒城集有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詩又自黃州還江州詩云身浮一葉返湓城淩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稀見月出廬山紫翠橫家在庾公樓下泊舟人遙指岸如頻【誥案】是時史夫人泊舟九江以待蕃赴筠必由南康也子由既赴黃王子立自應守舟故有歸塗獨酌還家漸近之語情事瞭然也查註附編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詩於此合註從誤今已別編特駁正

胡定之至朱壽昌託致羊酒子由已行

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擔領訖但有慚作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誥案】胡掾卽岐亭監酒胡定之也其家寄寓黃州

陳慥將訪公爲書招之

本集與陳季常書云獲二絨承雄篇贊詠甚喜幸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皐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又書云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自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誥案】此書意季常從未入州其爲元豐三年之書可知則季常懸弧之歲卽在三年是公年四十有五而季常年已五十凡長五年也

及慥至

【誥案】此陳季常第一次過公也

郡中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

【誥案】此詩據上所引公與季常書當編六

月施註原編初游武昌寒溪西山詩前刪子由未至尙未遷居臨皐也蕊得有臨皐一室可憩從者之語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云

潘原買樸被禁作朱壽昌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舍弟已到官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樸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略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孝義名世必能哀之恃舊干瀆不敢逃罪【附案】潘原字昌宗公有與潘三失解飮酒詩又使出錢五百以孫楊忩兒酥錢帖其父名革元祐間嘗至京師公以與鄧聖求諸人唱和西山詩冊託革帶交王文甫其書云因潘二丈速行寄數字納上即此人也其母李氏公有潘推官母挽詞

七月定惠院顒師於竹下開嘯軒以待公游作詩【詩案】公詩有暗蛩泣夜永喞喞自相弔飮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句當爲七月以後作施註原編五月十一日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

答法言書本集與言上人書云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遠辱不遺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雲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飮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

八月六日夜潦方漲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與邁棹小舟至赤壁而還會辯才參寥遣人致問書以與之本集與參寥書云子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

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誥】十五日作西江月詞本集黃州中秋調寄西江月詞
【案】公題秦太虛題名記與此書大略同
云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

馬處厚將赴賓州訪公臨皐作王鞏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入秋以來翛然清遠計尊候安勝近有南都來者云張公及貴聚並
安馬朝請過此議論脫然必知所以待定國者又書云馬公過此嘉便無好
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謾充信而已又書云馬處厚行曾奉書必達【誥】各書意處厚乃往知賓州者也

九月九日與徐大受飲涵輝樓作南鄉子詞本集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調
寄南鄉子詞云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
多情却戀頭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
花蝶也愁【誥】【案】公與王定國書云重九登棲霞樓望君淒然歌千秋歲滿
坐識與不識皆懷君遂作詞云云即此詞也其兩處不同如此今并記之

十五日讀戰國策書商君功罪本集書商君功罪云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
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
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
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
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
策書【誥】【案】此論專指王安石而安石終宋
之世獨未受禍亦見宋之孱弱而不振也

蹇序辰提舉江西常平將過黃州

答書本集與蹇授之書云汴上一別今幾年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
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竊
以爲寵但罪廢之餘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詩案〕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
公與季常皆鄉里也史稱其父周輔於元豐初行淮浙兩廣鹽法掊克斂民
授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累遷右司諫元祐初以父子稔惡降廬州
判官紹聖再起上言元祐黨人姦惡事伏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永示鑑戒
遂命與徐鐸編類摭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禍無得脫者遷禮部尚
書蔡京爲相復拜刑禮二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罪廢黜考公黃州與授
之書以季常素與密熟因是通問然子由監筠州鹽酒務正其專轄斯不爲
無補矣本集無與授之詩故前註不載其事於熙豐紹聖小人爲不全今特
補載

黃城遶江而西斷崖壁立有二鶻巢其上過風浪靜輒縱櫂獨游自徐公洞而還作游赤壁記本集赤壁記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云即周
瑜破曹公處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
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
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
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張邦基墨
莊漫錄云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
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悼悵作詩而歸有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
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吳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
驚鷗蠏常見水人猶惡鶻有危巢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
樓〔詩案〕何頡當郎勝可之孫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何斯舉親見前輩是頡亦聞人也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名嘗游穎昌從子由學子由評其詩似儲光羲政和初賜進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曲學謫監華州市易務宣和中召爲著作郎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復坐蘇學罷去張邦基謂靖康初知黃當由蘇學禁弛故也南渡後知江州卒陸放翁周子充朱晦菴題跋子蒼詩文字跡頗多其見重於時可知矣

二十五日讀國史補書杜羔事寄朱壽昌本集書杜羔事云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彿而視之乃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此出唐李肇國史補歎其事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王鞏自蜀使來問狀答書本集與王元直書云黃州眞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君對坐莊門不知當復有此日否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闕案王元直眉之青神人同安君弟也已詳見卷一總案王元直係下

十月李常自舒州來訪因共論秦觀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闕案秦觀謁公之後李公擇未嘗與公相值故此日必及之也子正以是年九月卒於成都公聞訃當在十月此公擇過黃之時也

請以光州曹九章之子煥壻於

子由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所論曹光州親情與卑意曾已作書問子由次第必成也欒城集祭曹演父朝議文云逑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致而望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誥案公擇時為淮南西路提刑駐舒州其以出按之便過公必道經光州故九章末為之介合上二條觀之其情顯然也

與李常同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論菩薩泉之遺跡李常請記之作

菩薩泉銘本集菩薩泉銘敘云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嵋五臺所見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西山寺有泉出嚴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為銘銘曰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夕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鑑之文殊了然

聞堂兄子正中舍訃為文祭之本集祭堂兄子正文云弟軾謹以家饌昭告於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飭修閭里之師歷官十一民到於今涕泣懷思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還於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酹勿辭嗚呼哀哉又與王定國書云八月中喪一光乳母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又與秦少游書云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誥案子正名不欺中都公長子官太子中舍監成都榷

料卒於任據二書以合乳母任氏墓誌乃知子正卒於元豐三年九月而公之聞訃當在十月中也

撰乳母任氏墓誌二十四日葬之黃岡

本集乳母任氏墓誌銘敘云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皐黃岡縣之北

柳真齡以鐵拄杖遺公相傳錢鏐故物作鐵拄杖詩

誥案公與陳季常書中有柳簿亦稱柳二元祐中見公於京師合者河東拄杖眞齡信即其人

十一月冬至日謝客入天慶觀燕坐其中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非久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常闔戶反視想當有深益處誥案此書與前報定國八月喪老乳母同日所作皆爲元豐三年事張公即安道定國之婦翁也

答秦觀書

本集與秦少游書云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軾寓居粗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是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

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

十二月十五日淮南轉運司取勘徐州任不覺察事 闕錄此條詳後案謝放罪表

初答李廌書 本集與李方叔書云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而足下終不棄絕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直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闕錄此公與李方叔初通問書也前載扁舟江上醉人推罵數語即在此書中摘出而紀年錄誤以為與李端叔書今駁正

十八日作畫水記 本集畫水記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與印板水爭工拙於毫釐間耳近歲蒲永昇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紀年錄十二月十八日書蒲永

昇水闕疑此文所記孫位孫知微各事前已列入蜀事類中

二十日作石氏畫苑記

本集石氏畫苑記云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册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撰易傳作鳳咮硯銘

本集鳳咮硯銘敘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爲易傳銘曰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爲誰出

寄滕元發書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某廢閑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得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闕疑子由後有補論語說二十七章時公已下世矣書傳成於海南據此書則經始於黃州也餘見三江考條下

與清悟游車湖書

贈王齋愈

本集書贈王文甫云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聖篆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傍知狀

游歐陽院觀古編鐘

本集書黃州古編鐘云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藏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

四鐘斷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夢作裙靴銘

本集裙靴銘敘云余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曰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涼環珮求聲又令作御靴銘曰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誥案】此條本集又云倅杭時所夢又石刻云軾初自蜀應試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裙帶詞今書贈潘邠老即百疊漪漪四句也其不同如此莫能定於一也

題歐陽修蔡襄書跋

本集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云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汩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公蓄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書清悟墨

本集書清悟墨云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余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定三江考

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

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家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匯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併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斯不可辨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貢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得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於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別滎之爲濟也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滌三江入於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於海疏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支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

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祇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又博桉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漯至濟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耳〔謹案〕公一江三洽與鄭註一江三孔合鄭言其體公言其用班固地理志禹貢岷江至江都入海中江既入合南北亦三孔也自毛晁蔡沈開端以范蠡莽合三江五湖並置四五十里地內而愆不知其不可容於是周官職方氏班志揚州川諸說競起皆任意割解經文舛亂節旨雖其說與指南集傳小異而陰用毛蔡三江迷屬震澤而設則一書考既入底定有既澤既罨既道既從與沮灘各自爲水書法可據凡論者循其名而失其實仍不出毛蔡範圍中故前之主國語吳越春秋後之主職方班志皆誤班志揚州川自註職方與自註禹貢岷江異入也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載列子說符篇孟子曰禹惡旨酒疏儀狄絕旨酒見於國策旨酒非名泉不成禹不味別何由甘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三代所共禹豈嘗而不知耶公本孔孟立言而出者奴之宋儒之陋習耳蘇傳成於海南而在貢與勝逆道書載有并作書傳之文其論卓錫泉已指彭蠡爲南江是三江考信黃州所定矣以上六條附載

附三江續考

〔謹案〕禹貢荊州揚州皆界甚明九江三江貫注極緊在處以氣通之而東逝北匯又古今不變可道可證辭讀禹貢全文其精義自見本無須註亦無庸考也自宋儒割取禹貢碎句求合雜說而擧禹貢段落次第於不問由是轇轕

與辨而異議紛起然九江不明則三江不著如節錄禹貢荊揚之域各條不許移改地位任意指撞只依禹貢立說則九江定而三江亦定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